

基于隐喻认知理论下高级英语教学中修辞翻译反思 *

黄梦倩

(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 四川 成都 611844)

摘要:修辞鉴赏是英语专业高级英语课程教学的重要环节, 学生通过理解文章常见修辞并通过相关的修辞解释进一步鉴赏文章, 以此达到完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的目标。而在英语修辞中, 很多修辞格都可以从隐喻的角度理解, 同时借由修辞格中的共通隐喻思维, 从认知的角度完善学生的理解。本文以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翻译专业学生为例, 讨论在高级英语教学中, 如何将修辞从理解的角度结合翻译产出, 在这个过程中基于隐喻认知理论的指导, 培养学生的认知思维, 以此灵活运用不同的翻译方式产出优质的论文。

关键词: 高级英语 修辞 隐喻 认知理论

DOI: 10.12319/j.issn.2096-1200.2023.01.55

在英汉两种语言中, 比喻是非常常见的一种修辞方式。英国翻译学家纽马克认为, 使用比喻的目的包括认知和美学两方面。与常规语言相比, 通过使用修辞格, 能够更全面且生动地描述心理过程, 状态及概念, 同时更具体地进行解释, 吸引读者以此达到欣赏文学的目的^[1]。以英语专业高级英语课程为例, 其课程目标之一就是在于通过培养学生对于修辞的鉴赏能力以此让学生对名篇进行分析和欣赏, 从而巩固和提高英语语言技能。而在高级英语修辞中, 隐喻修辞又占据了课文的很大一部分, 包括很多课文标题中都是采用了隐喻。以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为例, 仅在大三一学年学习的十篇高英课文中, 标题采用了暗喻修辞的就有三篇 (Face to Face with Hurricane Camille; Mark Twain—Mirror of America; Love is a Fallacy)。因此, 本文主要结合隐喻认知理论讨论高级英语教学中常见的修辞翻译, 教师通过培养学生的隐喻认知思维加深学生对于原文隐喻概念的理解和认识, 从而在此基础上输出贴合原文色彩并且又能增加其可理解性的优质译文。

一、语言中的隐喻体现

一般来说, 隐喻是指采用非常规的概念和方式描写客观事物。所谓“非常规”是指描写方式脱离其本身字面含义, 并且通过其中和被描写物体的相似之处来进行隐喻^[2]。隐喻的描写方式(媒介)总是通过语言文字展现, 主要有三种方式: 第一, 通过语言文字直接展现描写对象, 以课文The Trial That Rocked the World中对于律师Bryan的描写这句

话为例: The crowd seemed to feel that their champion hadn't scorched the infidel with his usual eloquence, 句中“scorch”一词与其字面相关含义“烧焦”需要得到非常规解释, 而作非常规解释的依据是律师在法庭上舌枪唇剑击败对手的行为和熊熊大火烧焦一切有类似之处。在这个隐喻中, 描写对象是明确显示出来的。

第二, 由上下文语境展现描写对象, 不直接展现描写对象。如课文Mark Twain— Mirror of America中“Mark Twain began digging his way to regional fame as a newspaper reporter and humorist.”这句为例, 本句通过“dig his way”描写马克吐温努力工作。而其本意“挖地”则包含“辛勤耕耘”的含义, 农夫通过辛勤耕耘收获果实就如同马克·吐温努力工作获取地方性的名望。此句中, 描写的对象和本体都需要在上下文语境中进行确认, 整体而言, 在对对象进行描述时, 语境的作用大于文字本身。

第三, 隐喻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媒介来成功理解对象, 也可以解释成为成功寻找媒介与对象之间的相似性。通过隐喻发现相似性是指人们作为认知主体有意识地创造相似性^[3]。笔者做过一个调查, 将Love is a fallacy这个隐喻句发给学生, 让他们写出自己的理解, 学生给出的版本多样, 以下列举: ① Love is hard to fathom. Love is absurd but interesting. ② In love, one always starts by deceiving oneself...and ends by deceiving others. Love is blind. ③ When people fall in love, their views tend to be subjective and feeling-based, instead

* 本文系四川省民办教育协会2022年科研课题: “隐喻认知理论指导下民办高校本科高级英语教学现状与改革研究”(编号: MBXH22YB76)的研究成果。

of being objective and reasonable.^④ Love itself is not an argument that can be proved true or false.

通过这个调查，可以发现隐喻一旦建立，人们总是可以在二者之间发现或者创造相似性。

第四，表达中的隐喻和人的主观能动性有直接联系。人们的认知水平和程度会影响其对于隐喻是否存在及其相应的表达和判断。在课文Hiroshima中出现的句子“*At last, this intermezzo came to an end.*”其中，对于intermezzo(间奏，插曲)这个词语的理解就因人而异，笔者在教学中，针对学生对于该词的理解提问，部分学生认为这里只理解为一个短暂的经历和体验，也有学生对于intermezzo这个词有更深入的理解，通过“小插曲”这个含义来比喻作者轻松愉快的心情并未受到初到广岛由于不熟悉产生的少许不便。因此，可以看出，个体的认知水平直接影响了隐喻表达的效果和深度。

二、隐喻思维在翻译中的展现

对于翻译专业的学生来说，从作为译者的角色来看对于原文中隐喻的理解主要包含三方面：第一，缺乏想象力，无法有效发挥主观能动性，对于隐喻表达无法理解。第二，通过调节的方式改变描写以此来适应客体，比如一个新颖的隐喻通过反复使用成为常规隐喻最后再变为多义表达。第三，通过译者已经积累的知识和推理进行投射，对于普遍具有描写性的词和短语译者是有感知经验的，可以将自己的想象引入理解以此达到投射目的。译者需要确定源语中隐喻映射的概念域，然后在译语中确定对等的语言表达或者是寻求与源语中对等的概念域^[4]。这也体现了上一部分中语言隐喻体现第四点中提到的主观能动性。

在翻译时，若能从认知的角度识别出这些隐喻，就能够激活概念与表征，将原文语言中的相似性或邻近性，通过推理或是归纳，映射到译文当中，使译文更加符合读者先前的涉身体验、知识储备，以及所体会到的社会现实^[5]。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力求让译语读者能够获得与源语读者一样的涉身体验和认知感受。

三、隐喻认知指导下高英课文修辞的翻译思考

修辞格的判定和欣赏是高级英语教学环节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一般来说，教师教学中侧重于对修辞的判断及分析，对于翻译专业的学生来说，只偏重语言字面形式的分析容易造成语言和认知的割裂，忽略了大部分修辞格中所包含的隐喻思维及通过这种思维认知反映客观世界的作用。因此，教师在修辞教学中，应引导学生思考和隐喻相关的复杂现象，并且涉及相应的翻译时灵活采用不

同的翻译策略以此来再现原修辞文本中作者的真实意图。

(一) 修辞格的隐喻共性

结合之前的研究，修辞格形式上的三种不同关系可以将隐喻划分为三大类：隐喻metaphor，转喻metonymy和提喻synecdoche。除此之外，高英课文中常见的其他修辞，如拟人personification，通感synesthesia以及移就transferred epithet中都或多或少包含了隐喻思维。在传统高英教学中，对于修辞的讲解侧重于在其归类划分上，较少涉及其中的隐喻认知理解，对于指导学生有效并且高质量地运用语言并无很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在对于高英课文中出现的不同修辞，教师除了讲解其基本定义和判断方式外，对于其中所包含的隐喻含义也应当向学生加以灌输和引导。以高英The Trial That Rocked the World课文中的句子“... until we are marching backwards to the glorious age of the 16th century when bigots lighted faggots to burn the man...”为例，其中“marching”和“backwards”互为矛盾反义含义，因此基本修辞格可以判定为矛盾修饰oxymoron。与此同时，“marching”本义包含“大踏步，快速向前”的含义，因此又可以理解为暗喻metaphor，表示偏执和愚蠢让人们的思维飞速后退。

从上述例子中可以发现，一句话可以同时包含多种修辞，这其中的范畴界限并不是非此即彼，相反比较模糊，而在这其中，很多常见修辞中都和隐喻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教师的教学重点则可以放在引导学生思考不同修辞中所展现出来的隐喻思维，达到准确理解句子，可以精准翻译目的即可。

(二) 认知隐喻思维和译者的理解

英语和汉语源语不同的语系和语派，但从概念系统上来说，语言上面的差异并非一定会导致语言方面无法互相理解，因此也使得翻译成了可能。莱科夫认为，理解是个体内心行为的活动，对于原文中的隐喻，译者可以将其在内心概念化，同时结合想象力和共鸣，达到理解原文作者的写作意图^[6]。因此，在高级英语教学中，句子释义(paraphrase)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并且在考试考察中往往也占据较大分值。学生通过对于包含修辞的句子进行“去隐喻”的理解(demotaphorize)，用简单的英语词汇替代原文复杂繁冗的修辞和词语，以此对句子进行简单易懂的阐释，这个步骤可以看作是理解原文中修辞的首要环节。只有在理解了原文修辞要表达的含义之后，译者才能结合自身的语言水平及想象，产出与原文形式及意义上对等的译文。

此外，英汉两种语言中概念系统上相同相似的成分较多，因此在大部分情况下，译者对于原文的理解并不存在很大的困难。以课文Mark Twain——Mirror of America和Love is a Fallacy为例，前者中的概念隐喻“mirror”在汉语中有对应的概念展现，表示对事物或者人的真实呈现，因此不会构成很大的理解障碍。后者虽然是较为特殊的隐喻，但是学生仍然可以运用想象和自身经验来理解，给出不同但却准确的解释，学生的解释版本笔者在上一部分进行了展示，可以看出基本都能够紧密贴合“fallacy”（谬论）这一基本喻意。

（三）认知隐喻思维和译者的表达

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理解和表达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明确，对于翻译专业的本科学生来说，翻译的主要目的在于准确表达原文含义，而更进一步的认知对等或者语言映射这类更高层次的认知目标往往不在本科翻译专业学生的培养范畴内考虑。从这个角度来看，在翻译过程中功能对等和语义对等占据了大部分，而概念隐喻则更多达到的是辅助译者理解以更好进行翻译的目的。

根据笔者近十年的教学经验来看，翻译专业学生存在较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学生对于原文的理解出现偏差或者失误，这种现象不光存在于基础薄弱的学生，即使在部分基础较好、语言组织能力强的学生译文中，依然会出现这种情况，以下文例子展现。

原文：… sore-eyed children cluster everywhere in unbelievable numbers, like clouds of flies.

译文：眼睛红肿的孩子像天上的浮云又如苍蝇般丑陋，数量惊人地挤在一起。

此译文摘自学生对高英课文Marrakech中的句子翻译，其中的暗喻修辞“clouds of flies”非常明显，而学生在翻译时，由于过度理解，把原本简单的修辞复杂化。如果脱离原文，只看译文问题不大，但结合原文来看，则和作者的原意“如一群群苍蝇般挤在一起”有较大偏差。

综上，对于修辞的理解和表达，在理解阶段，译者需要尝试无限贴近原文作者，甚至放弃自己的策略，而在表达阶段，译者则需要通过自己的语言系统将对于原文的理解以贴合目标语读者的习惯方式表达出来。

（四）认知隐喻思维指导下的翻译策略

基于上述反思，由可以看出翻译作为译者的主体行为，大部分情况下隐喻都是可以翻译的，英汉之间大部分隐喻共有相似的概念系统，也可以互相翻译。就修辞具体

翻译来看，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归化和异化两大基本策略。而归化中相关的直译，暗喻转为明喻译法则是最为常见和实用的翻译方法。近年也有学者提出“直译假说”(literal translation hypothesis)，在省力原则的基础上，直译能够节省资源，直接体现译者在认知层面上的努力。当然，语言是丰富多样的，基于高英课文中不同的修辞格以及其共有的隐喻属性，在直译无法达成的基础上考虑归化策略指导下的意译方法也并无不可。笔者认为，不管哪一种翻译策略和方法，对于偏向文学类的高英课文修辞翻译来说，一方面译者在翻译时对原文色彩应尽最大努力保留，同时兼顾译文的可理解性。在一定程度上，这两方面包含较为矛盾的概念，这在之后的教学和实践中也是笔者需要重点关注和深入的地方。

四、结语

在高级英语课文中，修辞的频繁使用再结合偏文学类文章的语言特点，对于翻译专业的学生来说，教师在授课中，除了引导学生从隐喻认知的角度来理解之外，同时还需要结合专业特点，引导学生利用隐喻认知的思维来进行翻译。对于大三年级的翻译专业学生来说，基本翻译技巧和方法在大学前两年的学习中已经有了较为扎实系统的学习。进入高年级后，教师则可以结合语言中所共有的隐喻思维，结合思维和认知引导学生灵活运用之前积累的相应翻译理论和方法进行翻译。由于不同的学生和不同的思维认知程度，学生的译文必然是多样的，在之后的教学中教师会继续结合隐喻认知理论指导高级英语中的翻译教学，并根据学生不同的翻译版本对研究进行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参考文献

- [1]孙致礼,周晔.高级英汉翻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 [2]高远,李福印.乔治·莱考夫认知语言学十讲[D].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4.
- [3]金胜昔.唐诗中的隐转喻与转隐喻及其翻译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2):30-36.
- [4]谢之君.隐喻认知功能探索[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 [5]杜惠玲.认知视角下的隐喻理论探索与英语教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9.
- [6]莱考夫,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